

誤 妬

著 特 那 本
譯 文 烈 黎

LE FEU QUI
REPREND MAL

By

J. J. BERNARD

Translated by

LI LIEH WEN



世界文學名著

姪

誤





譯者的話

本劇原名 *Le Feu qui reprend mal*，直譯應作「重燃壞了的火」，因嫌累贅，故改今名。原劇見 *Albin Michel* 書局出版的 *J. J. Bernard* 戲曲集第一集。

「妬誤」於一九二一年六月九日第一次由 *Escholiers* 劇團假 *Theatre Antoine* 上演，當時即惹起批評界之注意，謂為近年來少有的成功之作。自後巴黎國立劇場 *Comédie Française* 時時排演，賣座之盛，十年如一日。我去年曾去看過兩次，都很滿意。

現在法國有名的批評家 *Régis Gignoux* 氏曾批評本劇說：“Ce n'est pas simplement une nouvelle page à l'étude de la jalousie; c'est un tableau de l'histoire contemporaine”（這不單是研究嫉妬心的新的一頁，這却是現代史的一張繪

畫。我覺得這話說得很對。

烈文譯後記。

人物

安得烈·麥南

麥南父

勃朗施（麥南妻）

貞勒·麗龍（勃朗施的女友）

第一幕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一個小城內中學教員安得烈。麥南家裏。

簡單而清潔的住所。左邊有一個窗戶開在一隻櫃子和一隻小書架的中間。裏邊有一張通到過路屋去的門和一隻碗櫥。右邊有一張門和一隻小桌子。舞台邊上有一隻壁爐。靠近舞台中央處有一張圓桌和幾把椅子。壁爐前面有一把安樂椅和一隻矮櫈。

（幕啓時可以見到桌上有餐後剩下的東西。安得烈。麥南的妻勃朗施獨個兒坐在矮櫈上鞠躬向火。她這樣的過了一會，隨後起身向桌子走去。她動手把碗碟整置在一隻盤內。但忽然停住而呆想着……有人敲門。她戰慄了一下，再急忙整理着碗碟。同時叫道：「請進！」鄰居貞勒。麗龍進場。）

貞勒 進來不妨事的嗎？

勃朗施（稍許過於熱烈的樣子） 不的，不的……

貞勒（就坐） 我想起你一個人在家，因而我來陪陪你。

勃朗施（拋下碗碟走來坐在貞勒身旁，稍爲疲倦的樣子） 你真好極了。

貞勒 這些美國人開走也畢竟使人感着一點空虛。

勃朗施 還不是嗎？

貞勒 我瞧出你弄了一桌小小的酒席。

勃朗施 我猜你也一樣罷。誰也不能讓他們就這樣走去。

貞勒 是啦，我們像慶祝休戰簽字一樣，開了一瓶香檳酒。這樣弄到在同一个星期裏面開

了兩瓶。

勃朗施 我呢，我已沒有香檳酒了。我僅僅把飯菜弄得好點。

貞勒 這事我可以信你。你從來沒有待錯過你的美國人。

勃朗施（不安）我們應當做我們所應當做的事。這些人是老遠的跑來幫助我們的。一個客氣的接待不是小而又小的事嗎？

貞勒 當然啦……但我却仍舊不免時常想着爲什麼人家要你款留一個男人呢，要單單一個人的你。難道人家有這種權柄嗎？

勃朗施 市長先生是那樣懇請着。你很可能相信否則我決不願意的。但市長先生對我說，我們這樣小城內，一個教員的女人應當給人家一個好榜樣。安得烈如果在家時，也一定會對我說這一樣的話的。因此我才接受了。

貞勒 可是你真有把握以爲安得烈知道這兒經過的事情時會滿意的嗎？

勃朗施（起身，非常貞潔的樣子）這兒經過的事情……我沒有做過一點壞事，貞勒。（稍許有點神經質的樣子，她把桌子收拾完了。）

貞勒 瞧啦，親愛的勃朗施！我知道你沒有做過一點壞事。你沒有懂得我所要說的意思！我不過想着如果安得烈知道人家曾經叫單單一個男子住在你這兒，他或者會不高興的。

勃朗施 但你好像疑着一些非常的事情的樣子。

貞勒 我嗎，一點沒有。

勃朗施 我敢斷言有的……

貞勒 這真不知要怎樣對你說才好……難道這兒還有誰比我認識你更深嗎？

勃朗施（走來再坐着） 啊！你，那自然……但人都這樣壞。你以為有些人不能幻想着我

和這美國人……究竟我也不知道他們想的什麼。

貞勒 你既然問心無愧，那麼你不必注意那些無聊的話。

勃朗施 像你這樣知己，你當然知道我的心事！難道我還會起什麼念頭想去欺負一個從一九一四年就被俘了的可憐男子嗎？那簡直不算是人啦！怎的！我能夠苦痛到現在，而在

這會兒……

貞勒 當你快要再和他圓敘……

勃朗施 聽啦，不，請不要說這話。我不敢希望這事……如果他會回來的話，難道我不應當

早就知道的嗎？

貞勤 你究竟轉着什麼念頭？今天是十八。離你戰簽字不過七天呢。

勃朗施 但我三個月沒有得到消息了！

貞勤 是這事使你難過嗎？又不是你一人如此！你以前不有時更久沒有消息嗎？

勃朗施 我蠢，我自己知道。但當一個不好的念頭盤據在我的腦中時，我簡直無法自解。

貞勤 我們這一區有二十多個人被俘。一個都沒有回。你爲什麼以爲恰好會發生什麼事情在你的 person 身上呢？

勃朗施（搖頭） 啊！我不知道……我的性情如此。（她起身。）

貞勤 你不好好的坐着。

勃朗施 這一切都得整理。

貞勤 你要我幫幫你嗎？

勃朗施 不，我沒有時候。我把碗碟拿到廚房去。其餘晚上再弄。

(她一面說，一面把碗碟安放在盤內。)

貞勒 你究竟有什麼事這樣急？

勃朗施 沒有什麼……是……我要到火車站那邊去一下，沒有別的。

貞勒 火車站那邊……(但勃朗施拿着盤子出去了。貞勒忽然拍着額角，咕嚕道)不錯啦，那些美國人三點鐘上車。

(她搖着頭。勃朗施進場。)

勃朗施(窘迫) 你懂得……如果我到車站去……這比較漂亮……對嗎？對於這班人……我想你也會去罷……這很近。

貞勒 我親愛的勃朗施，你是一個小孩。我猜你對這美國軍官有點意思。

勃朗施(大駭) 你說的什麼？你瘋了嗎？貞勒，請再不要提起這樣的事情！如果不幸這話傳到安得烈的耳裏……

貞勒 你把我看做甚麼人？我很明白你是一個非常忠實的女人。你沒有本領欺負安得烈，

連那樣念頭你都不能有的。並且正因為你不能欺負安得烈的緣故，才發生了你現在的煩悶，對於一種極純潔的單是親切的情緒所感的煩悶……

勃朗施 對啦……對啦……：你都知道解釋我的心思……因這緣故，你算代替了一點我的安得烈。

貞勒 自然啦！我結婚前做過教員的。我知道要怎樣和小孩子說話。還有一層，唉！我有着一個你所沒有的人生經驗。

勃朗施 可憐的貞勒，我知道……當我想到你能瞞着你的丈夫……至於我，說謊一專，真是我所做不到的。

貞勒 謝天謝地！你沒有什麼要瞞的，你！

勃朗施 不是嗎？對於一個男子發生一點友情有什麼不好呢？這軍官曾做過我的良好的友伴，這就完了。再則他聰明總之你認識他……

貞勒 是啦，這確實算得一個最好的人。

勃朗施（呆想）聽我說，貞勒……

貞勒 怎的？

勃朗施 你真想不到他臨去前對我的要求。

貞勒 我有點疑到這層……

勃朗施 不，不……我起初本不願把這事告訴你的，我不願把這事告訴世間無論何人。但

這樣使我難耐……請不要對別個說，我求你。

貞勒 你放心好了。

勃朗施 當這人在這兒住的這四個月裏面，我會非常苦痛着。我對他有點友情，但他……

他希望我們之間有別的東西。

貞勒 我懂得。

勃朗施 你可看出我那時的地位多麼困難……（沉默）我一直拿我對於安得烈的忠

忱壓住一切。

貞勳 這層你不用對我說。

勃朗施 當我有時發生了甚麼不十分純潔的思想時，安得烈的姿容便來阻住這思想……

……許多次我會髣髴覺得他的美目凝視着我的兩眼，像以前當他叫我「小寶寶」時一樣！

貞勳 他把你看做他的小女兒一樣。相差十歲，當然有點不同。他從簡心裏只有個你。

勃朗施 是啦。你很認識他。我時常想着，他在那兒，一個人，當懷念我時，一定常現着這同樣的情調，好像他能看見我一樣，不過稍為沈鬱一點……啊，我可以向你斷言這種幻想會非常幫助我抵抗惡事！（她呆想了一會）我畢竟做到沒有和這軍官逾越常軌……他自己對於這事也下了決心。我們彼此都以能夠做做朋友為滿足……不過……

貞勳 不過？

勃朗施 好，我告訴你罷……剛才他臨去之前，他拿着我的手。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嘴上吻了很久，他的兩眼滿含着眼淚，他對我說……

(她躊躇着)

貞勒 他對你說?

勃朗施 『和你離別真使我傷心。我是沒有家室的。請和我一路到美國去罷……』

貞勒 有這等事!

勃朗施 (想了一下,忽然說) 你可以想到我怎樣反對來。拋棄安得烈!忍心使他回來時

發現他的家庭是空的……啊,難道我以後能不對鏡自愧?

貞勒 怎的?你沒有一下就把這念頭擱去?

勃朗施 但這正是我所告訴你的意思啦!

貞勒 那麼爲什麼枉費你的時間去追問自己走後的情形呢?

勃朗施 我不懂得你的話。

貞勒 當一個人決定不去做那事,他就不會再去想那事,而這就完了。但假使他還想着如

果他做了那事便會怎樣怎樣,那麼,這就可見他還沒有十分把握。

勃朗施 你爲什麼對我說這些話？

貞勒 爲什麼你現出惋惜着……

勃朗施（熱烈） 惋惜着什麼，貞勒？

貞勒 惋惜着你會拒絕那……

勃朗施（反抗） 啊！貞勒！（她把頭抬起）我愛安得烈……

貞勒（沉默一會後） 馬上就要三點鐘了……（勃朗施瞧着她，猶疑不安）你真還的

要到那兒去嗎？

勃朗施 我們一塊去。

貞勒 聽我說啦。你可不要和我客氣。我，這毫無關係。既然這就在對面，你可跑去一下，我在

這兒編着東西等你。

勃朗施（拿着一頂帽子邊戴邊說） 真的，你不會生氣我？

貞勒 笑話。

(有人很重的敲門)

勃朗施 啊!倒響!敲得這樣重,這是我的公公。最要緊的是,喂!嚇?

貞勒 自然啦。

(勃朗施開門。高齡七十五歲的麥南父進場。)

麥南父 你出去過嗎?

勃朗施 要出去一下……就在對面。你有什麼事要對我說嗎?

麥南父 沒有,去罷,我等着你。我可和這漂亮婦人說說笑話,但却並不使麗龍博士生氣。

貞勒 我丈夫不嫉妬的,麥南先生。

勃朗施 我不會有好久。

麥南父 (當勃朗施快要出去時) 而我的兒子仍舊什麼信都沒有嗎?

勃朗施 (停住) 唉!爸爸,三個月來老是這問題而又老是那回答。

(她猶疑着。一面瞧着麥南父,一面不知道自己現在應當出去還是留着。)

麥南父 謝天謝地，現在我們有點希望了……（瞧見她躊躇着）去罷，但快點回來。

（他走近貞勒。）

勃朗施 你不怪我嗎？

（她出去了。）

麥南父 我既不會等她回來，我今天也不會和你說笑，麗龍太太。

貞勒 那麼究竟有什麼事情發生了？你現着奇怪的樣子。

麥南父 有什麼事情發生？一點鐘之內，安得烈也許會在此地。

貞勒（放下針線） 怎的！你得了什麼消息嗎？

麥南父（很興奮） 這不是一樁確實可靠的事，因此我毫沒有告訴勃朗施。我們不應當

給她一場空歡喜。我剛才會見市長。知事公署有電話給他，說有十五個屬於此地的俘虜

已經到了，即刻就用運貨車送來。但却沒有說出這些俘虜的姓名。你看知事公署那班東

西多蠢！弄得我們心上下！我們二十個被俘的人裏面今天只有十五個回來。安得烈在

這十五個人裏面嗎？安得烈在這十五個人裏面嗎？啊，我真願趕快再老一小時啊。

貞勸 我了解你的感動。你瞧我也完全受驚了。但，真的，當還不確實的時候，應當一點也不要告訴勃朗施。

麥南父 這事全仗你幫助。我呢，我不能留在此地。我會露出馬腳來。我還是到大路上去迎頭碰那運貨車。我到路上去接我的兒子。不，你以為然嗎？而你在這兒陪着勃朗施。你恰好在這裏，這真是天賜。你可阻止她出去。我們不能讓她什麼也沒有像先知道便在外面遇着我們……

貞勸 但你不覺得這事要準備一下嗎？免得她一下感動得太利害。

麥南父 對啦，對啦，請你盡力去準備罷……打個譬喻，你可說我們得了一點消息，但很渺茫……你會知道說的。我呢，我已不曉得我自己說的什麼。我真是一個老糊塗。你瞧我感動到什麼地步。安得烈在此地！安得烈在此地！這是可能的嗎？

貞勸 這事確實使人難信的，經過了這樣久。

麥南父 請想想罷……當我七十一歲再到中學去執教鞭時，誰能說我會要替代他到四十年之久……但今天這的確完了。並且人家也不會再徵集他了。他已過了年紀。啊！我馬上就要把教職交還他……不，不，請你放心。我要讓他休息到學期終了。他苦也受夠了，應當休息一下的，這可憐的孩子……

貞勒 但我據他平日的性情看來，他不會願意等待的。

麥南父 這是很可能的。他細心而又和善差不多到了傻的地步。

貞勒 如果這也算傻的話，我希望大家都照他這樣傻啦。

麥南父 你看我的兒子不有一副呆像嗎？

貞勒（傾耳聽着） 聽啦！當心！

麥南父 勃朗施就回了我得快走……

（他往裏面走。勃朗施進來。她現着不安的樣子。）

勃朗施 你……你走嗎？

麥南父（熱烈） 我今晚再來。我有急事。一個……一個包裹須去領取。一個好包裹。如果

到了的話，我來告訴你，我們一塊享受。再見。

（他去了。）

勃朗施（吃驚） 他生氣了嗎？

貞勤 沒有，沒有……你去得不久。

勃朗施（用一種疲倦的手勢取去帽子） 人太多了；我覺得不便。我很快的和他握了握手便逃走了。

貞勤 啊！聽我說罷，這樣做了好得多呢。

（沉默片刻。）

勃朗施 但他究竟會怎樣想呢？

貞勤 嚇！什麼也不會想。這事你實在做得好極了，你沒有遲延着……

勃朗施（凝思貌） 這是不可能的，他所求我的事情……

貞勒 請你不要再想這事罷。

勃朗施 啊！是啦，我連自己說着什麼都不知道了。（環顧四周）他走了……得啦！這樣好得多呢……現在我和安得烈更接近了……再沒有什麼可以阻撓我每天在這些和我一同等着他歸來的每一件傢具中重見到他。

貞勒 是啦，這可憐人也苦得夠了。當他快要回來的時候，你腦中自然不能更有別的念頭。

（沉默片刻）

勃朗施 可是如果他回來呢……

貞勒 安得烈會回來的，這是無疑的事。

勃朗施 誰知道……至於我，我現在已不再信這事是可能的了。

貞勒 正因為你才不幸。但請放心罷，他會回來的。

勃朗施 你爲什麼對我說這話。難道這算得很慈悲嗎？

貞勒 我有這般決信。

勃朗施 你聽見什麼話嗎？

(她聽着她。)

貞勒 (猶疑了一下) ……沒有。

勃朗施 有的，貞勒，我瞧是有的。(突然) 爸爸如果沒有什麼口實，下午這時候從沒有到這兒來的習慣……並且爲什麼他又去得那樣匆匆呢？你自己，你見過他之後你也覺得不同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貞勒？告訴我呀，貞勒。

貞勒 請你安靜着罷……這事並不專只關係着安得烈一人。你爸爸不過聽說本地的傳謠就要回來罷了。

勃朗施 聽見誰說？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

貞勒 聽見市長說。但不過如此，絕對的不過如此。如果安得烈已在什麼地方，人家爲什麼不告訴你呢？你很可能想到麥南先生不能瞞着你的。你知道他的性情。

勃朗施 (暴燥) 人家怕使我感動。但我又不是小孩。請告訴我他往什麼地方去了。當安

得烈或許已在路上的時候，我不能留在這裏。

貞勸 你一下突要推測到什麼地步啊？你爸爸到市政廳去了，他會帶着確訊回來的。

勃朗施 但他應當往安得烈來的路上走才對。

貞勸 往他來的路？我只請問你究竟知道他從什麼地方來？並且當他回來時，他不會一直跑到這兒來的嗎？

勃朗施（躊躇着，隨後坐下）是啦，要讓他在家裏看見我才對。（環顧四周）天啊，這兒的一切多亂！（她起身整理）假如他現在就到的話，他會怎樣想呢？（神經興奮，狂熱）安得烈！安得烈！難道現在別人還有什麼留在我的心上嗎？安得烈！我覺得他像昨天才走的一樣。（她再坐下）你瞧啦，貞勸，他不在家實在使我太苦了。現在當他快要回來時，我才知道我所有的疑難都因他不在家才發生的。我們生來就不能忍受這種殘酷的分離的。對於一班傷心絕望的女人真不應再落井下石啊！這種分離實在慘極了。我們的理智和官能都受不住這種悲慘的。如果我們也能死的話，我們真寧願死呢！但死却又不是人人

都能得到的……安得烈快要回來了，我便早已覺得他不會離開過一樣。我們把最慘烈的痛苦忘記得多快啊！這一定因為我們能夠忘記痛苦，所以我們才能忍受別的痛苦，永遠有的別的痛苦。

貞勒 我可憐的孩子，你不要想得這樣快，不要使你自己弄成空望一場。安得烈還沒有在這裏呢。

勃朗施 但他就會在這裏。我知道他就會在這裏，我覺得他就會在這裏。啊！你真不能懂得這是怎麼一回事；孤零零的過了四年，一朝見到這苦海就要渡完了。這真好！這實在太好了！貞勒，你真以為我們能夠受得起這樣的一種快樂嗎？

貞勒 我求你做好事，我請你安靜着，勃朗施，你使我害怕起來了……

勃朗施（傾耳聽着） 不要響！

（她突然立起。門開了。麥南父進來。他立在門口讓門開着。勃朗施直立着呆呆的瞧着他。）

麥南父（帶着躊躇的神氣說，被她瞧得窘了，語聲狼狽）好啦……那包裹……你知道

……勃朗施……那包裹……他已經到了。

勃朗施（放聲大叫）安得烈！

（即刻由開着的門口跳進一個穿着不相稱的舊衣服的男子，滿身污泥，鬚髮蓬亂。向前走上一步的勃朗施倒在他懷裏。他緊抱着她。這其間麥南父對真勒做了一個手勢，兩人一同把門帶關出去了。舞台上只留着安得烈和勃朗施兩人，久久的擁抱着。勃朗施狂激的嗚咽着。）

安得烈（用兩手捧着勃朗施的頭，看一下又吻一下。）你啊！

勃朗施（還在哭着）我的寶寶！

安得烈 這不是做夢嗎？

勃朗施 你現在這裏……

安得烈 四年！

(他們互看着,隨後她脫開他,拉着他到舞台前面。)

勃朗施
你坐啦!

安得烈
看來你沒有料到我今天會回來的罷?

勃朗施
沒有……有的……爸爸一點也不會對我說,反正我却還是一樣等着你的。

安得烈
勃朗施我的乖寶,這是你嗎?這靠得住嗎?

勃朗施
但你現在是個什麼模樣啊!你不要換換衣裳嗎?你不要吃點東西嗎?

安得烈
我先要看看你。我餓透了,你不要注意。昨晚有人給了我一件襯衫。但這些衣裳是

動身時穿的。這怕煞人,你不要瞧。

勃朗施
雖是這般,我却一樣愛你!

安得烈
我老了。

勃朗施
是啦……不,你沒有老。

安得烈
你呢,你沒有改變,幾乎沒有。

勃朗施 我很苦痛過。

安得烈 可憐的孩子！

勃朗施 但你什麼時候動身的？

安得烈 你戰的翌日。營門都開了。我們自由了。我們一直走路到梅茨 (Metz)。

勃朗施 走路！一直到梅茨！

安得烈 走路，是啦。但我們覺得這並不苦。我們不停的走，晚上也走。我們一路分作許多尋

零碎碎的小組，毫無秩序的走着，穿着各式各樣的衣裳，有的戴着盔兜，有的戴着軍帽，有的戴着遮陽帽或是光頭。同路裏面各國人都有。我們聽到各種語言。並且我們在路上碰見許多上德國去的隊伍，他們好像一些具有同憐心的畜生一樣看着我們。我們由梅茨被送到朗西 (Nancy)，由朗西被送到內地。我這一路自始至終都是和麥西耶、格郎登兩人同伴的。你知道嗎，格郎登，就是我以前所最恨的那人，但不料我們同時被俘了，我們好像兄弟一般過活着。這真奇怪罷，噫！

勃朗施 我真不能相信你是真的在這兒……多少次我會夢想到這一刻！而現在這一刻到了。這是真的嗎？這是真的嗎？

安得烈 我們做了一場惡夢。啊！我想你該受過多少苦楚啊！

勃朗施 我有千千萬萬的事情要和你說……

安得烈 說罷。

勃朗施 我……有許多事……我……我記不起了……你呢。告訴我罷，你的事更要緊……

安得烈 今天不說……這太長了。我們在那邊的生活要幾天才說得完。但，現刻，我願意完

全歸屬你，除掉你，除掉我們的幸福和我們的家庭以外，我甚麼都不願意管。

勃朗施 你會發見我們周圍有許多改變的……

安得烈 那肥胖的章班不會回來了。他死在營裏。這真可憐啊。

勃朗施 他的女人還不知道這事。這真怕人。天啊！當我有時想到……啊！我會告訴你我過

了一些甚麼日子的……並且音信又這樣少。三個月來什麼都沒有。

安得烈 我們不能隨心所欲的寫信。末了那些時候真利害呢。

勃朗施 我們實在再受不住了。我真不知道我自己怎麼忍耐過來的。

安得烈 這可憐的韋班！幾星期來像他那樣死的有很多。

勃朗施 最難受的是戰事的開始和末了。

安得烈 這毫不足奇。我們差不多甚麼都被剝奪了。這樣的苦楚真要人受呢！

勃朗施 誰都不會像今年這般憤懣過。

安得烈 這正和我們一樣。我們最後只好聽天由命了。

勃朗施 你曉得罷，家家都有了喪事。

安得烈 起初我們還舉行過一些小慶祝，小頑意。

勃朗施 後來甚麼都沒興味了。

安得烈（回聲） 後來甚麼都沒興味了。我們懶得活了，或者不如說懶得死了更對。

勃朗施（回聲） 死，正是啦。我們懶得死了。

（兩人沉默了一會。勃朗施靠在坐着的安得烈身上。他們交握着手，但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他們的眼睛一個望東一個望西的垂視着地面。隨後安得烈回頭向她，她瞧着他，忽然，他們好像彼此再發見了似的，互相緊抱着。）

安得烈 但我們往後有着一世來談這些事情呢！

勃朗施 我呢，當你正是餓着的時候，我卻讓你閑談着。

安得烈（挽住她，輕輕的撫摸着她） 我的寶，但我最緊要的卻在瞧着你……卻在再發見你。

勃朗施 但你至少早已再發見我了罷……我不正是你在那邊想着的勃朗施嗎？我不正是你寫着那般優美的信札給她的勃朗施嗎？

安得烈 而她又寫着那般溫柔的信給我。（瞧着她）是啦……你很像她……當我瞧着你的時，我髮髻再見到你的筆迹。

勃朗施（微笑） 如果我以後不當心的話，那個勃朗施會怎樣來和我作對啊！我要努力

不辱沒了她……

安得烈 而我呢？

勃朗施 你嗎？……（她瞧着他。她用兩手捧着他的頭，整理他的頭髮和鬍鬚，忽然將他緊抱着。）放心罷……這正是你……

（她涕泣如雨。）

安得烈 勃朗施，算了罷，過去已經去得遠了。我現已在家。

勃朗施（脫開身子） 這真蠢啊。但我那樣苦過來……好啦！把這一切都忘卻……我把你看做比現在少年五歲，這時教完了課回來一樣。（她打開一隻壁櫃的門，從那裏面拿出一件上衣。）我把你在家穿的衣裳拿給你。

安得烈 啊啊……這上衣……（他感動極了，用兩手搶着衣裳放在胸口上。）好個忘恩的人啊，我幾乎把他忘記了。啊啊，一方舊布裏面包含着多少往事！這上衣使我回想起所有我和你一同度過的良夜！（他把身上穿的東西脫去，換上那件上衣。他走到一塊鏡子

面前。)這衣裳啊，牠至少還沒有改變。可惜的是我卻不能回復舊日的丰姿……啊！但等我把頭髮好好的梳着，把這可怕的鬚鬚剪去時，或者我還可以有點配得牠上。

勃朗施(微笑) 還有你的軟鞋(Pantoufles 西人在家穿的絨布鞋)呢……

安得烈 怎的！這雙軟鞋還在嗎……(他搶着那雙鞋子)我的軟鞋……但這是給貴族的脚穿的。我可以穿得進去嗎？(他坐下穿鞋)如果鞋子有靈，看見我這個樣子回來，她會怎樣着想呢？(他起身走幾步)我覺得自己在學跳舞一樣。

勃朗施 現在你可吃飯了。你一定餓了。

安得烈 老實說，有一點兒。

勃朗施(從碗櫃裏面拿出碗碟) 我有點冷肉和乾酪(Fromage)……

安得烈(瞧着自己的上衣、鈕扣、袖子和軟鞋等) 這時我覺得自己更一步一步的回來了。(他瞧着自己的兩手，走了一步)但我去……

勃朗施 你要甚麼？

安得烈 洗洗這雙手。

勃朗施 不要動。

(她出去了。)

安得烈(微笑) 何等的豪奢喲!

(勃朗施捧着一隻面盆進來，放在那張小桌上。)

勃朗施 請啦!

安得烈 這隻面盆……

勃朗施 不是嗎?

安得烈 這面盆竟還沒有打破……在這裏面洗手真舒服啊。我的兩手也畢竟回到她自

己家裏來了。

(他歡天喜地的把兩手很久很久久的放在面盆裏面。)

勃朗施(對他打開一條手巾) ……給你揩手。

安得烈（抓着那條手巾）一條綴着我的名字的手巾！這真使我覺得有點不慣啦！可見我們以前有的確確是幸福者啊。

勃朗施（擺好了食具）我們現在還是的……

安得烈是啦，真的，我的寶……但以後很難再完完全全地習慣着去享受幸福啊。

勃朗施看啦！飯已經預備好了。我要你好好的吃。這會夠嗎？

安得烈這好極了。

勃朗施吃完時，你還有一盆炒蛋。

安得烈（向碗櫃走去）既然這樣，我倒索性要把場面擺足。一條飯巾！

勃朗施對不住，我忘記了。

（她向門走去）

安得烈（他打開碗櫃的一隻抽屜）嚇！好不奇怪！

勃朗施怎的？

安得烈 我的飯巾……我的飯巾還留在你的飯巾旁邊！

（他拿出兩條飯巾。）

勃朗施（急切） 不對，不對，把這兩條髒飯巾丟下……這條飯巾不是你的，你想得好……

安得烈 但……

勃朗施 我以後會告訴你的。我不得已要寄住一個美國人……好啦！請上桌子罷。

（她匆忙出去了。）

安得烈（機械的走近桌子，坐下，拿起一隻叉子，又把牠放下，忽然抬起頭，站起身，想着，現着

不安的樣子，咕嚕着。） 一個美國人……

（幕）

第二幕

佈景同上。幾星期後。

(安得烈坐在壁爐前的安樂椅上，一面抽煙，一面瞧着爐火。勃朗施在桌旁工作着。)

安得烈 (沉默一會後) 什麼時候了?

勃朗施 一點半……你問過我不到五分鐘呢。你不是有點厭煩嗎?

安得烈 不，謝天謝地，今天是星期四，(譯者註：法國中學每星期四和星期日休課。)我可
以留在家裏。把我關在中學校三個鐘頭這事現在再不使我覺得快樂了。

勃朗施 可惜我不能代你的勞。

安得烈 我完全不認識我自己了。真的，我再也沒有那種神聖的熱心了。當我在達姆斯塔

(Darmstadt) 營中，幻想中我比較有熱心得多。那時教書的念頭簡直使我快樂得流眼淚。現在呢，不但再不使我感到興趣，並且使我因倦。

勃朗施 你體氣還沒有復元，你本應當至少休息一年才好。

安得烈 這是不可能的。別的不說，先祇問我有甚麼事好做呢？教書或者別的事在我是一樣的。啊，你很可能想到誰也不能在幾星期之內就能再完全適合着他從前的生活。我自己覺得像一個新癒的病人現在還沒有十分立得腳穩的樣子。

勃朗施（走近他） 不要這樣說啊。你不如對我說你現在在我身邊罷。請想想去年啦。我們喪失了多少這樣的星期四和星期啊。我們現在要追補……揀個星期天，我們到樹林中去散散步，你覺得怎樣？

安得烈 祇要你願意。

勃朗施 這也，這事也使你困倦嗎？

安得烈 不。

勃朗施 以前呢，爲使我快樂起見，這是你向我提議舉行這種小小的玩樂的。

安得烈（突然） 對啦，你想得不錯。如果天氣好的話，下一個星期天我們就一路去散步，
單是我們兩人，和從前一樣。（他拿着她的手）這一定會很有趣的。

勃朗施（語聲絞迫） 是啦，安得烈……

安得烈 看你多麼感動啊！

（他慢慢地放了她的手。）

勃朗施 我聽着你的話高興極了。

安得烈（像努力藏住自己內心的騷擾似的） 當我不在家時，這些悠長的星期天不知
會怎樣懷踏過來啊！

勃朗施 不要再提這事啦。這已成陳迹……

安得烈 你很苦痛過……（求她的神氣）你很苦痛過罷？

勃朗施 你那時不在家裏。

安得烈 但星期天你幹些甚麼呢？你總不見得老是留在家裏罷？

勃朗施 當天氣很好的時候，我到鄉下去走走，和貞勃，和你的父親……

安得烈（猶疑了一下）……而有時……最後那幾月……和美國軍官（急激）我一點也不責備你，這是你自己告訴我的。

勃朗施 爲什麼又說到這上面來呢？難道和他到外面走走不比和他留在家裏好嗎？難道我有什麼不對嗎？這事到處作真的……

安得烈 當然啦，只要這事到處作真的……

（沉默）

勃朗施 這實在爲難得很。但我有甚麼別的法子呢？啊！你不知道我怎樣厭氣過來叻！你懂得嗎，當你不在家時，瞧着一些男子在我們家裏……

安得烈 「一些」男子……

勃朗施 得啦，我的意思就是說一個男子。這軍官。這實在因爲禁不住市長再三要求，我才

接受的。以前我沒有收納過任何人。他解釋給我聽，說我應當做個榜樣……我那時想你也會贊成的……

安得烈（稍爲焦燥的樣子） 但你已經對我說過這些事……

勃朗施 這是你逼着我對你重說的。

安得烈（不回答，環顧周圍，隨後低聲說，好像對他自己說的一樣） 他在這兒用飯……

他住着那間糊着藍紙的小房……

勃朗施 自然啦，此外又沒有別的房间。至於他的伙食，他沒有天天在我這裏吃飯，這事你

早已知道。

安得烈 你很可用一張折牀再寄住一個男子在這屋內的。

勃朗施 但我不會要一個男子和我在這間屋裏的。

安得烈 真的（沉默一會兒）告訴我，我父親是不是常常在這裏和這美國人一塊吃晚飯？

勃朗施 間常來的。但他也被住在他家裏的美國兵纏住了。你知道他家裏寄住着三個。這

事還很使他開心呢，可憐的爸爸。

安得烈 這事使他開心……

勃朗施 大家都盡力的把自己的念頭改變過來。

安得烈 啊！對啦……我也一樣，在那邊……大家如此……你也一樣……

勃朗施（受刺激） 你究竟肯不肯把你所想像的事情告訴我呢？自從我們說到星期天的散步後，瞧啦，你又現得焦燥了。既然這樣，好罷，我告訴你，我有時不能不和這軍官出去走走。但這有甚麼要緊呢？你竟不認識我了嗎？我只是爲你生活着。

安得烈（窘迫） 不要說了罷，我知道！

勃朗施 不，你在苦悶着。你比一個有着確實的疑惑的人更苦。

安得烈 這不算疑惑，這不算疑惑……

勃朗施 啊！你瞧啦，你有着疑惑的！

安得烈 沒有，沒有，勃朗施……

勃朗施 一個月來，你只是發出一些狡滑的疑問，一些深微的省察。假如你繼續如此，我們的生活會變得難堪起來。你究竟有什麼地方要責備我呢？

安得烈（把頭轉過一邊） 可是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

勃朗施（把兩手擱在他的肩上，使他的眼睛注視着自己的眼睛） 那麼，瞧着我罷，安得烈。我的眼睛可以让你瞧到我的心底而我不會臉紅。你看我的眼睛會不會誑語……

安得烈（俯身向她） 不，這眼光不會誑人的……（他凝視着她。突然）你為什麼臉紅？……你為什麼轉過頭去？

勃朗施（脫開身子） 這是你把我弄笨了的嘞。你的眼中現出一些可怕的念頭。

安得烈（無情） 滾罷！你只能在我的眼中見到你自己的事情。

（他走開了。）

勃朗施（哭着） 我還何必回答你呢？我已不知要怎樣才能使你信服。

（她從裏面的門逃走了。安得烈嗒然坐在一把椅上。）

安得烈（頹喪，沉默一會）啊！相信她……制住我自己不去聽在對我談論着他的這兒的一切……啊！這些傢具……這些牆壁……這些經他摸觸過的門兒……這些經他坐過的椅子……而我還要相信她……

（有人敲裏面的門。他急激立起。麥南父進場。）

麥南父 你無論如何猜不到你的女人到那兒去了。

安得烈（懸念的樣子）不知道，不知道，快說罷。發生了什麼事？

麥南父 她到禮拜堂去了。

安得烈 啊！原來這樣！

麥南父 你毫不覺得奇怪嗎？

安得烈 嚇！真的，她為什麼到禮拜堂去呢？

麥南父 這正是我所想着的問題，因為她從來沒有這樣的習慣的。我剛才和納立芙姊妹走到門口，正遇着她出來，我們和她劈面碰着了。慧朗。納立芙對她說：「和我們一路到

禮拜堂去罷。牧師先生就要講經。」我心想她會發笑的。不料她卻回答：「嚇！好個想頭。」連招呼都沒和我打，簡直看都沒有看我一下，——我還不知道她究竟看見我沒有，——便搶在她們前面走去了，光着頭，跑得飛快的，好像她忽然發現跑去聽經是一樁極妙的事似的。

安得烈 是啦……奇啦……

麥南父 你沒有現出受着打擊的樣子。你不瞧見小勃朗施流入妄信嗎？戰事發生以來，她倒不是第一個這樣的，不過奇怪的是她直等到你回家後才這樣。

安得烈 這有什麼法子呢？

麥南父 總之，這事對於你有關係的。我預先告訴你。你母親求神信佛實在使我夠苦了。我從前以為勃朗施是比較開通的。

安得烈 是啦，只有那種混蛋才會自誇說他了解一個女人。

（他走開了。）

麥南父 你有什麼事呀？

安得烈（忍耐） 真的啦！當我每次聽到人家提起納立芙姊妹……

麥南父 你不要冤枉了慧朗。這可愛的娃娃從沒有對什麼男子露出了輕佻的樣子。至於她的姊姊愛勒絲丁，我可讓你去說，這是個女無賴。

安得烈 但這事毫不使你感着疑亂嗎？當你瞧見這對雙生女有着同樣的身材，同樣的語調，同樣的眼睛，同樣的天真，並且當她們轉身走去時，你只見她們穿着同樣的衣，履着同樣的鞋，戴着同樣的帽，以至於誰也不能從她們兩人中認出這個或那個。誰也不能知道她們兩人中那個是天使，那個是惡魔。

麥南父 這確是太難分辨一點，但有什麼關係呢？

安得烈 你不覺得這事駭人嗎？但如果我們不願意糊糊塗塗生活時，那還不如即刻自殺的好。

麥南父 我還不會走到這步啦。我們很可憫糊過去。如果女人比較實樸的話，她們便會少

去許多嬌媚。

安得烈 啊！你覺得這樣啦。可見這類事情使你感着興趣。假使你比現在年輕二十歲的話

……

麥南父 對不起，我曾經年輕過來。

安得烈 媽媽是個唯一的婦人，她完善到使你沒有批評的餘地。

麥南父 對於這宗，你的女人也不會使你有可以抱怨的地方。

安得烈 啊！不用說到我罷……但，得啦！我想起了一個和我一路被俘而死在那邊同伴。

麥南父 這事怎樣呢？

安得烈 他快死了，那時只有我在他旁邊；他走漏了一個祕密。他說起一個曾經做過他的

情婦而現在大家還以為忠於她的丈夫的婦人。如果我把她的名字告訴你時，你會嚇得

跳起來。

麥南父 這有什麼關係呢……

安得烈 你問有什麼關係嗎，爸爸？但我可斷言這女人的丈夫一定寧肯被人絞死也不願意有這等事。而她呢，她是此地絕沒有人疑的一個少有的婦人，這是勃朗施的好友之一。

麥南父 一個男子永遠不會知道他的不幸，這事那用你來注意。

安得烈 我怎麼能夠不注意這事？

麥南父 你的閒功夫太多了！

安得烈 啊！爸爸，我們不要再說這事罷！

麥南父 你腦子裏藏着別的事情……

安得烈 這男子以爲他的女人純潔，我也以爲我的女人純潔。

麥南父 你瘋了嗎？

安得烈 這男子從沒離開過他的女人。我呢，我離家四年。

麥南父 但在這四年裏面，勃朗施不絕的苦痛着。

安得烈 但誰也不能痛苦到四年。

麥南父 難道這便是一個理由可……

安得烈 不錯，我們可以克制自己的失望，或甚至克制自己的官感。但假如機會送到你面前來了呢？

麥南父 機會要人去找才會來的。你可憐的勃朗施卻從沒有去找過。

安得烈 一個美國軍官在這兒寄住過。

麥南父 啊！我知道是這事啦……但那時到處都寄住得有。

安得烈 爸爸，你不是瞎子罷？你自己既被你的美國兵纏住了，你能見到這兒發生的事嗎？

麥南父 我每晚都來的。

安得烈 白晝既那般悠長……而夜晚又那般愁慘。你老實實去想，你一定會和我一樣

發見什麼疑竇的。

麥南父 「和你一樣，」你究竟怎樣的？

安得烈 我每天都發見疑竇。

麥南父 活見鬼，我真料不到會有這樣的專好孩子，你真把我嚇倒了。因為可憐的勃朗施寄住了一個美國軍官，便要去疑她！去疑這自你走後只是愁歎着的勃朗施！我有時還覺得她念你實在念得太過了。我本不應當對你說這話的。但，真的，當別人來看她時，她連話都不會說了……「如果安得烈在家時……如果安得烈在我身邊時……」除掉這幾句話以外，別人再沒有什麼可以使她高興了。

安得烈 我並不要你來安慰我。我現在疑得要命。假如她做了什麼壞事，讓我知道還好一點。啊！如果你會看到她有什麼奇異的舉動，有半點可疑的地方，爸爸，我求你告訴我。那比強詞奪理來安慰我還好得多。

麥南父 我什麼也不知道。我什麼也沒有瞧到。你看我簡直嚇呆了。難道我以前會想到你會起這種疑心嗎？

安得烈 請你設身處地想一想：六星期來，我每天發見這軍官的遺迹，發見他和勃朗施親密的證據。他們一路出去，他們一路吃飯；她學會了幾句英文；他還留了幾樣小紀念給她。

啊！我並不說勃朗施犯了罪，爸爸，我也相信，當我心平氣靜的時候，尤其是早上，假如我神志清朗的話，我也相信她沒有犯罪。但，等我一見到什麼，我的不安即刻又復活了。我心想：「他那時在這兒；她那時在這兒。她苦痛着；我不在家……」我心想最賢良的婦人也不能沒有過失，至於男子呢，更是荒唐的多。我心裏尤其想到的是：我們可以 and 一個人同住百年，這人因為怕你傷心的緣故，對你藏着一個秘密，只要他愛你，他有本事把這秘密藏到百年。

麥南父（搖動） 總之……總之……你實在不應當注意這事。我呢，我是確信勃朗施沒有過錯的。我知道無論我怎樣對你說，你也不會相信的。你心裏會老是想我又沒有在她旁邊，我怎能證明她沒有犯罪……

安得烈 瞧啦，你現在懂得我……

麥南父 沒有……沒有……你要我對你說什麼好呢？給你一個確信我已說得太多了。我的兒，這只看你自信如何。你比我認識她多了。

安得烈 誰能認識誰呢？

麥南父 如果你對她沒有信賴時，那麼你不配愛她。

安得烈 啊！爸爸，我自己也不知道是這樣想過多少次！我也曾拼命想要信賴她。但是假若

勃朗施真的有一時之錯不能不瞞着我時，我的信賴能夠挽救她已往的過失嗎？

麥南父 既然這樣，那麼你去跳水罷！四年來我們大家都痛苦夠了。我想不到你回來會變得這樣麻煩。在戰前你只信仰着勃朗施一人。單只勃朗施一句話便可使你神魂顛倒。而

現在……啊！算了罷，讓我們安靜點。你回家了。你女人愛你。你還不滿意嗎？我可以用的頭來擔保她沒有對你失節。但假使她對你失了節時，你現在鬧又有什麼用處？替我守分安命的過活着不要再想旁的得啦。大家都這樣不幸過來。

安得烈 啊！是啦，我實在太使人難受了。我要努力改正我自己。倘有相當時間或者……

麥南父 我聽到勃朗施的腳聲了。我讓你們……你要像從前一樣對待她。這可憐的孩子

實在值得你那樣對待她。（他開門）……不是……真勒。麗龍。

(貞勒進來。)

貞勒 你好啦，麥南先生。

麥南父 你來得正好。請你講點倫理學給我的兒子聽罷。在達姆斯塔營中住過後，你聽說，他現在厭煩着呢。

(他出去了。)

貞勒 你必定厭煩得很利害啦，所以連在你父親面前都忍耐不住了。

安得烈 你想說什麼？

貞勒 聽我說啦，我剛才看見勃朗施，她到禮拜堂去了。她平素總沒有這種習慣的，所以我想她一定有什麼利害的刺激覺得非改變她的念頭不可。

安得烈 她究竟對你說些什麼來？

貞勒 啊！什麼都沒有說。她的眼睛很動人。好朋友，當你不在時，你的女人只是不絕的苦痛着，而等到你回來後，她比以前還更不幸了。

安得烈 啊！請你罵我是個畜生罷。我自己也知道我不對，並且我非常苦痛着。戰爭和俘虜兩事把我弄壞了。我已不是以前的我了。我已不能再使勃朗施幸福了。

貞勒 不是這樣的，你並沒有變得比從前險惡。你不過沒有從前那樣強，那樣有耐性罷了。可是你還知道反過來。當你被俘時，你的信都寫得很勇敢。

安得烈 那些信延長着「過去」。這是「現在」使我覺得疲倦。

貞勒 我們大家也都有點疲倦……你讓你自己為一個不正的疑惑所苦，這疑惑在以前是不能擾亂你的。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麼定有別的事情。

安得烈 你這樣想嗎……啊！朋友，我很曉得你可憐我。你或者有理由，但我怎能老老實實地相信你呢？我要相信勃朗施而我做不到。

貞勒 啊！可惜我不能使你像我一樣信她啊！但請瞧着她啦。難道她能和你一塊生活着而誑騙着你嗎？假如她有一個祕密的話，她早已洩露一千次了。

安得烈（突然）**貞勒**，請毫無隱祕的回答我一事……

貞勒 只要你願意……

安得烈（瞧着她） 你能對我斷言勃朗施的純潔嗎？

貞勒 這是我可以對你發誓的一樁稀罕的事。

安得烈（從容說） 但你怎能相信你呢？

貞勒（慌亂） 這話是什麼意思？

安得烈 你知道韋班死在我的懷中嗎？

貞勒（變了聲音） 韋班？這事怎的呢？

安得烈（凝視着她） 他斷氣以前說出了一個名字！

（他瞧着她。）

貞勒 後來呢？

安得烈 這不是他女人的名字……

貞勒 啊！

安得烈 這是你的名字……

貞勸（走開） 請你看在友情上，不要再說下去了……運命使你窺見了一段痛苦的往事，一個少婦的過失。請你以後再不要對我提起這事罷。

安得烈 但我怎能相信你呢？

貞勸 難道這真是這事阻着你……

安得烈 許多年來你不是抱着這秘密和你丈夫生活在一塊，而你丈夫不是在你眼中瞧着和我在勃朗施眼中瞧着的那同樣的天真嗎？

貞勸（經過一個激烈的內心的爭戰） 誰告訴我我和我的丈夫兩人裏面有個秘密存在？
安得烈 怎的……

貞勸 我早就把這少年的過失告訴過他了。你爲什麼要來提起這痛苦呢？
安得烈 怎的，貞勸！你已告訴他這事嗎？你會迫着你的丈夫來分担這沉重的回憶嗎？你對

他的愛情還不夠使你避免這事，使你隱瞞，使你扯謊，無論如何，堅持到底，堅持到死嗎？

貞勒（出語沉重）不行，不行！你以為人家形影不離的生活在一塊而能永遠誑騙着嗎？

嘴可以藏住的祕密，眼睛會藏不住的。我沒有做得到。誰能做到呢？

安得烈（想着）真的，這是不可能的嗎？

貞勒（走近窗戶）那兒有幾個從禮拜堂裏出來的人……我走啦……請不要生我的氣罷……而最要緊的是請你憐憫憐憫她……

安得烈 謝謝你。

（貞勒出去了。）

安得烈（獨個兒）她說我們不能永遠誑人，這話是真的嗎？（他起身，走近窗戶，癡癡着，

忽然）她在那兒……這小腦子裏面有什麼東西呢？可憐的勃朗施是啦，我真是畜生……

……如果貞勒真的不能誑人的話，我的勃朗施更怎能誑人呢？這不過是一隻脆弱的小鳥

……可憐的娃娃……（他走到門口把門開了。勃朗施進來。安得烈拿着她的手。）勃朗

施，聽我說啦……跟我來，寶寶。我剛才太兇了。請你原諒我。我別的都不管，只望你幸福。

勃朗施 那你不會那樣做啦！……

安得烈 我真不幸。但一切都是我的過錯。剛才彼此誤會了。請不要生我的氣罷。

勃朗施 啊！安得烈，你爲什麼不相信我呢？

安得烈 我愛你。但我愛你……

勃朗施 那麼你爲什麼使我痛苦呢？

安得烈 我太愛你了。我以後要更加適當的愛你。我現在愛你愛得不得法。或者我已經不

知道愛你了。由達姆斯塔營中回到你身邊的是一個蠻子，一個被苦痛磨壞了的人。

勃朗施（撒嬌） 不，這是一個病人，我要看護他，治好他，只要他肯聽我的話。

安得烈 這正是他所求的。

勃朗施 可是人家一下又要改口的。

安得烈 現在完了：真的安得烈回來了。

勃朗施 這話你對我說過多少次了？

安得烈 但我從沒有現在這樣相信過。

勃朗施 真的嗎？

安得烈 有時當我們消除隔閡之後，我們還可以更加了解一點。我回到你身邊時是那樣。

袁頤。溫柔的幸福自然不是一天兩天便能回復的。

勃朗施 我好像聽到一個快好的病人最初所說的有希望的話一樣……我真的再得着

你了嗎？

安得烈 爲什麼不呢？

勃朗施 從你回來後，你從沒有對我說過這般溫柔的話。那些醜惡的夜鳥現在飛走了。啊！

我再完全得着了！我的安得烈！

安得烈 可憐的娃娃！我真不知道你多麼值得再得着你從前的安得烈。

勃朗施 我從前常常想有一天會看見你很憔悴的負着傷回來，在長時期中要我把你像

自己的兒子一般寶愛，結果畢竟用我的愛情把你治好了。請把你自己完全交給我罷，讓

我細心調治你，讓我服侍你，讓我顯得出配得上你。現在實在應該翰着我來辛苦了。我的好人，當你在那邊早上醒來滿身疼痛冷得發抖時，你沒有想過我的溫柔可以使你忘記你的痛苦嗎？你沒有想過你有一天會睡醒在我的懷中嗎？

安得烈 寶貝，我尤其想到的是你因我遠出而不幸，當我回來時應該由我來撫慰你的。啊！我真沒料到我却反過來使你痛苦……你這樣溫柔直使我慚愧。我真想自己打自己一場來處罰自己。

勃朗施 不要說這種話。

安得烈 這是應該的！你實在比我好。但請你寬容我一點罷。一種險惡的疑心有時蓋住了我的理性。這正像一種不能抵抗的藥在人身上的熱病。如果我愛你沒有愛得這樣利害時，也不會弄到這樣的。啊！原諒我罷！請你至少知道我現在真的對你有一種深深的信賴。

勃朗施 請你拋去那種自己暗暗痛苦的習慣罷。請把你所有的憂慮告訴我罷。對於你，我的過去正像一本展開的書一樣。我沒有什麼事要瞞住你。我以前也絕沒有什麼事情瞞

過你。

安得烈 啊！這事我知道……並且假如你有過失時，難道你能誑人嗎？（緊抱她）不能的，不能的，因為別人尚且不能夠，可憐的娃娃，像你這樣的人，你能誑人嗎？

勃朗施 但想不到你以前却能夠那樣想呢！

安得烈 現在，我知道了，我瞧見……我的勃朗施，最純潔的……惟一純潔的……

勃朗施（微笑）惟一的……你這話的情意雖好，但恐怕欠些公道。

安得烈 你這樣想嗎……如果我告訴你……有那一種人……但我不說罷……

勃朗施 你到底要說什麼呢？

安得烈 得啦，你瞧貞勒……

勃朗施 貞勒？怎樣呢……

安得烈 韋班，當死時……

勃朗施 怎的！你已知道了什麼？

安得烈 你也知道嗎？

勃朗施 幾個月前，當她和我談着他時，她把這秘密露出來了。可憐的貞勒！她會很苦痛過

來。

安得烈 但她也會告訴你過麗龍知道這事嗎？

勃朗施 沒有，她的丈夫什麼都不知道。

安得烈 可是……

勃朗施 這是貞勒自己這樣告訴我的。

安得烈 這真奇怪……

勃朗施 我不相信她會騙我。

安得烈 如果她沒有騙你，她就騙了她的丈夫……無論如何她總騙了一個。

勃朗施 她不過單瞞着他……

安得烈（急切） 然則這事是可能的啦。

勃朗施（慌亂） 在貞勃，是啦……

安得烈 ……是啦……

（沉默好一會）

勃朗施（帶着不安的神情觀察他） 貞勃，來就不很和他的丈夫親密的。他們那對夫

婦和我們不同。

安得烈 可是我却信了她很久。

勃朗施 你不像我一樣認識她。

安得烈 我們多麼容易看錯人啊！

勃朗施 不是嗎？

安得烈 這事真使人傷心。（他起身）這事真使人傷心。

勃朗施（語聲絞迫） 安得烈，你又轉着什麼念頭呢……

安得烈 啊！沒有什麼！你不要注意好了。

勃朗施 你來坐在我身邊罷……你不願意……至少請你瞧着我罷。讓我愛你啦，安得烈！

……你多麼狠毒啊！

安得烈（回應，轉過身來） 狠毒（他瞧着她搖頭說）不的……不的……（張開兩臂）

來……

（她投在他懷中，但他的眼光超過她的肩膀瞧着遠處，若有所思。忽然他推開她，好像被什麼東西魅惑了似的，走近火爐，坐在矮檯上。）

勃朗施 但你究竟有什麼事呢？

安得烈 這兒他也來坐過的，不是嗎，他……

勃朗施 他……啊！住嘴……

安得烈 當他談到我時，你不一樣叫他住嘴嗎（起身）你們不像現在一樣雙雙的在這屋中嗎？這桌上不是有兩副食具嗎（環顧四圍）啊！到處都有他的影子追逐着我。他現刻還在這兒，他動着，他好像活在你身上似的。

勃朗施 我不願你說這話。我心裏只有一個人：這便是你。你沒有權柄猜想一個正反面。

安得烈 啊！把這話再說一遍罷。算你對我做了一點好事。你只愛着我。再說一遍罷……但

我不相信你。

勃朗施 你剛才會相信我。

安得烈 我現在再不能了。

勃朗施 瞧着我罷。

安得烈 難道這便是一個證據？

勃朗施 我以爲你好了。

安得烈 停止這齣喜劇罷。

勃朗施 但要我怎樣說怎樣做才能使你信服我呢？

安得烈 你可對我說，這男子是個下流，是個罪人。你可對我說，他曾想侵犯你而你不能不

拒絕他。

勃朗施 沒有這回事。

安得烈 沒有這回事？

勃朗施 你不能強着我說本來沒有的事。這人既不是下流也不是罪人。

安得烈 自然啦，你要怎樣說便怎樣說。

勃朗施 你再不願留下一點餘地嗎？我只是爲你生活着。你竟要逼着我懊悔起來嗎？……

安得烈 啊！勃朗施，不要說了罷……

勃朗施 難道你在想方設計來傷害我嗎？

安得烈 然則說這男子一點壞話便算是傷害你嗎？

勃朗施 我不許你這樣說。

安得烈 你竟要不許我說話嗎？

勃朗施 我沒有做過一點什麼壞事。

（安得烈走到裏面那張門口，把門半開着。）

安得烈 嚇！又是貞勒……啊！你們所謂壞事是指的什麼呢，你們這班人？

（他把門用力的帶關着到房裏去了。勃朗施倒坐在一張椅上。貞勒進來。）

貞勒 你的丈夫……聽我說，我遇着郵差。這兒是你的郵件。（她把信放在桌上）你怎麼的？

勃朗施 啊！我實在喪氣了。他太使我痛苦了……我希望了那麼久，不料反弄到這樣地步。

這就是貞潔的報酬啦。

（她起身，神經興奮。）

貞勒 難道你比安得烈還受打擊嗎？

勃朗施 啊！也許……

貞勒 可憐的朋友！

勃朗施（她無意中把郵件動來動去）啊！天啊……（她拿着一個信封）貞勒……這

是……瞧啦……

貞勒 他寫來的一封信？

勃朗施 ……他寫來的……（她瞧着房門，突然）我馬上把這封信拿給安得烈看……

這便是個最好的證據……（她很快的向房門走去，但忽然瞧着信封，停住，猶疑着……）

這信上說着什麼？……啊！貞勒，貞勒，我不最好是……把牠毀掉嗎？

貞勒 你說什麼……

勃朗施 你瞧啦，我簡直不知道……把信拿給他看！他會怎樣想呢……這封信……（突

然）不！

貞勒 當心罷。

（勃朗施不回答，瞧着房門，又瞧着信，突然拆開信念下去……）

（幕）

第二幕

過了幾天。——佈景同上。室中稍現紛亂；有幾樣東西已失了原位；一頂帽子丟在一把椅上，一件手工拋在桌上。

（勃朗施一個人立在窗前，好像焦急的在窺待着什麼人一樣。過了一會她匆匆的走到裏面的門口，打開門等着。貞勒進來。勃朗施隨即把門關上，拿着她的手，一面說話，一面把她牽往舞台口上。）

勃朗施 啊！我在很焦急的等着你……

貞勒 只你一人在家嗎？

勃朗施 安得烈出去了……所以……

貞勒 慧朗，納立笑對我說你要和我談話。我即刻就來了。

勃朗施 是啦，是啦……謝謝你。

貞勒（環顧周圍） 你們好像又吵過來啦。

勃朗施 爲着變換……

貞勒 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勃朗施 現在他簡直好像以使我痛苦爲樂事啦。他由中學回來時發見我不在家裏。他和我吵了一場使氣出去了。但這算什麼呢？天天如此。這種生活簡直不能再過下去了。

貞勒 總當自己忍耐。

勃朗施 我不能夠……我再不能夠了……

貞勒 再忍住一下罷。這不過是個誤會。

勃朗施 不，貞勒，這不只是誤會。現在我已不能再確信我自己的心了。

貞勒 你要說什麼？

勃朗施 我不能再相信我自己了，貞勒。我已不知道我自己是否還愛安得烈像過去十年間那樣。

貞勒 勃朗施，你究竟怎樣的？

勃朗施 啊！我應當把這事告訴你。我因為害怕你的批評，所以猶疑着。但我現在再忍不住了……他派了一個人來看我。

貞勒 一個人誰什麼時候來的？

勃朗施 昨天早上。我看見一個陌生的人進來了。謝天謝地，只我一人在家。這是一個請假到這邊來的翻譯……他的朋友。

貞勒 這才是一件新聞啦！

勃朗施 你總還記得幾天前他給我的那封信上告訴我說他不久便會離開法國的。
貞勒 是啦……那麼？

勃朗施 那麼！他叫人問我能不能和他一路走。

貞勒 你說什麼？和他一路走！怎麼走法？什麼時候？

勃朗施 他星期三動身。

貞勒 星期三！

勃朗施 明天……（兩人呆了一會。忽然）現在你該懂得我的慌亂罷。這男子，以前在我不過是一個夢，一個另一個生活的回憶。現在卻忽然在我的苦難中變成了一個現實。我以前決沒有想到我有一天會要突然來選擇的。

貞勒 但你早已選定了。

勃朗施（看着周圍）是啦，我選定了……（突然）我走！請再不要對我說什麼。（她放聲哭了。）

貞勒（懇切的樣子）得啦！不要哭啦！還是來考慮一下子罷。他等着你……底下呢？

勃朗施 我知道他明早會在里昂車站，他會在人羣裏面找我。我知道明天晚上我們會同

路動身往卜呂絲（Brest）。

貞勒 然則你不愛安得烈了嗎？

勃朗施 啊！如果我不愛他了，我還會爲他痛苦嗎……但我對於那個要走的人也覺得不忍。這話使你吃驚啦。誰會料到我今天會這樣談着他呢？但自從他去後，我覺得比較了解他了。我在他的話裏面發現許多以前我不甚領會的種種妙處。我有時很惋惜我自己那時不知道回答他。

貞勒 他不在你身邊，所以他使你心往。但你還記得你會前對我談着的俘虜時代的安得烈嗎？

勃朗施（深思） 真的啦……安得烈被俘，那時我有一種義務。他不在我身邊，他不幸，所以他能够競爭。但現在他回來了，而這已不是從前的安得烈。

貞勒 你太把你自己的失望看得重要了。你沒有從前那般寬大。

勃朗施 也許如此；但日常生活卻這樣無情！牠把我們心愛的人所有的那種頂壞的地方顯給我們看……自從他回來後，安得烈在我的眼中只是一個普通人而已。

貞勒 因這爲樣，所以要愛他啦。

勃朗施 難道他就不能努力克制自己一下嗎？他愛我，但他使我痛苦。因此我看得很明白。

貞勒 但假如你走的話，那人以後無論何時也許會欺負你的，不是嗎？

勃朗施 誰知道？

貞勒 我單只問你究竟懂得這人是個什麼人？

勃朗施 只要他愛我，只要他是好人，有什麼相干呢？……而他愛我……而他是好人……

貞勒 對於這樣一個不大認識的人，你怎能說這種話呢？

勃朗施 我認識他的程度超過了你的想像。

貞勒 因爲他在你家裏過了幾個星期嗎？因爲他寫了一次信給你嗎？

勃朗施 這就夠了；他曾經對我表示過他愛我的誠心。

貞勒 你怎麼突然發現了這些事情呢？

勃朗施 一直到現在我不敢想到這些事。

貞勤 勃朗施！勃朗施！你現在一個危險的坡上。你知道這坡會使你陷落到什麼地步嗎？

勃朗施 是啦……從明早起。起初我非常害怕……現在我已決定了。

貞勤 走嗎？這會成一樁罪惡。把這一點仔細想想罷。

勃朗施 處我現在的地步，要有較遠的眼光才行。

貞勤 你能夠拋棄安得烈嗎？

勃朗施 難道他沒有拋棄我嗎？他使我不幸。

貞勤 但總之，離去你的家庭！你會想着這一點嗎？

勃朗施 一個沒有孩子的家庭。——沒有孩子！也許就因為沒有孩子所以才弄到這樣糟

糕啦。——你怎麼還希望這兒能夠安居？

貞勤 這城內的人會把你看作什麼樣的人呢？

勃朗施 這有什麼要緊呢？我以後住在美國。

貞勤 但遠離故國會不使你害怕嗎？

勃朗施 他那個國家在吸引我。這好似一張門突然開了，從這張門中我瞧見一條我早在尋覓的道路……也許是幸福罷。

貞勒 你會受到一個可怕的欺騙。請你把這些念頭摒去罷。

勃朗施 啊！自從這人對我談着他以後，一切辜負的希望，一切破滅的幻影好像都湧上了我的心頭。我的眼光完全改變了。老實說，以前我覺得怨我自己不幸是不合理的。我以為我的痛苦不過是剝時的經過。我會沒有設想過一個除去安得烈的生活，一個除去他和另一個男子的生活……突然這一切都改變了。

貞勒 無論如何你總不至於留下一封信給安得烈之後，便戴上你的帽子，扣好你的提箱，一去不返的走去罷？

勃朗施 寫信給他啊！我做不到。並且我也不能和他面說。這非你幫幫我不可。

貞勒 幫幫我？

勃朗施 這是我等着你給我盡的一個義務。

貞勒 但我不能給你盡這個義務。我不贊成你走。

勃朗施（握着貞勒的兩手） 貞勒，聽我說啦。我太痛苦了，我的主意已經定了。爲什麼我

沒有和你商量，因爲我知道你對我的那種深情好意不許你給我一個公平的意見。所以現在除掉代替我去對安得烈說，緩和我那痛苦的最後一刻外，已沒有別的法。

貞勒 你現在求我什麼……你不願再細想一下嗎？

勃朗施 不……假使你歡喜這樣的話，你可等我走了以後再對他說……如果我去說時，我會使得他太痛苦。

貞勒 好個矛盾的婦人！你怕使他痛苦而你卻要破壞他的生活。

勃朗施 絕不如此！我把他從我身邊解放出來。這是給他的最好的藥方。

貞勒 但你，我的小乖乖，走啦！怎樣的冒險！

勃朗施 是啦，但留着，怎樣的卑怯！

貞勒 這也許還算是幸福呢。

勃朗施 不要響……安得烈……（安得烈由裏面的門進來，兩手插在袋中，眼睛不望人，
唧唧煙斗。他把帽子丟在碗櫃上，走到壁爐前面把肘靠住壁爐立着，頭傾向他自己拿脚
踢弄着的薪台。勃朗施歎了一聲氣低聲說）幸福啦……

（沉默一會。兩個婦人都感覺狼狽。）

安得烈（沒有轉身） 我很想和你談談話，勃朗施。

貞勒（低聲） 我不打擾你了……

（她們很誠懇的握了握手。貞勒悄悄地退去了。安得烈還做着原先的樣子。）

勃朗施 你真會下逐客令啦！

安得烈 因為她高興瞧我我才趕她啦，這婦人。

勃朗施 看你多麼無理。貞勒很喜歡你的。

安得烈 不要對我說這些廢話罷……你們究竟談些什麼？

勃朗施 毫沒有什麼有趣的事……

安得烈(轉過身來) 噫!你們所談的從來都不是有趣的……但等我來了你們便住了嘴。

勃朗施(神經興奮) 你說罷!好……

安得烈 而等到她離開了這兒,你的頭腦便變得奇怪起來。

勃朗施 但她究竟有什麼地方對你不起呢?

安得烈 我不是一個傻子。我知道她對你的影響。

勃朗施 你嫉妬她,因為當你使我十分痛苦時,她是我惟一的避難處。

安得烈 就是她使得你昏頭昏腦。我知道她外面裝着沒有一點專的樣子,其實在不知不

覺的進纔言。(勃朗施表示不屑辯的樣子)好啦!當我進來時,你們還在談着他。

勃朗施 夠了,我求你。

安得烈(走近她) 你真以為你能讓他來看看了你而我什麼都不知道嗎?

勃朗施(茫然) 他來看我……

安得烈 昨天早上,當我在中學的時候,有十個人曾經看見一個美國軍官在我們這條街

上。

勃朗施 然則因爲有一個美國軍官在這條街上走過，你便猜想……

安得烈 而當我回來時，留在樓梯間的那種香煙味呢……

勃朗施（慌亂） 但……你……你做夢……

安得烈 啊！你不要再強辯罷，因爲我已確實知道你會會過他。

勃朗施 安得烈，讓我完全告訴你，你可相信啦。來看我的是一個請假出來的翻譯。

安得烈 你扯謊。

勃朗施 如果我告訴你昨天早上人家看見的那人是他託他來的，你總會信我罷？這事不

過如此。

安得烈（縱聲而笑） 這事不過如此！這人派了一個人來看你，你倒說這事不過如此，你

覺得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啦。你太沒意識了……也許你太狡猾了。

勃朗施（受刺激） 你多壞啊。這軍官在這兒住過三個月，當他動身回美國之前，他向我

致意一下，難道人家能夠責備他太高尙了嗎？在以前，你會懂得這層的。

安得烈 在以前，你不會操心來庇護他的。

勃朗施 是的，我庇護他。又怎樣呢？他的舉動一直是正正當當的。他不願意親自再到我這

裏來，因為我沒有請他；但，當他離去法國之前，他有那種週到心思來叫人向我道謝一下。

安得烈 真的啦！向你道謝！好個讓誼！他所希望的不過如此嗎？（勃朗施瞧着他，猶疑着，低

下眼睛默默的轉過身去。安得烈向她逼近一步。）我要知道這翻譯對你說的話。你聽見

嗎？（他抓着她的手臂）我命令你通通告訴我。

勃朗施（脫開） 蠻子！

安得烈（怒） 蠻子，也許。但我有通通知道這事的權柄。

勃朗施（忍住） 我因為顧念從前和指望將來的緣故，我已決定暗中痛苦過去的。你現

在使我再不能夠這樣了。這只是你自作自受。（安得烈驚異的瞧着她）我以前是真深

而又誠實的。但你太無理了，你把我逼反了。

安得烈 把你逼反了？你究竟說的什麼？

勃朗施（躊躇一下之後） 啊！今天不要再追問我了，去罷！

安得烈 你要說不說，使我冒火。又是貞勒的影響啦！

勃朗施 貞勒！如果你聽到了她的忠告時，你就不會這樣說了！瞧啦，我本想要好好的安頓你的，你倒來阻撓我。

安得烈 安頓我？（突然握着她的兩腕）我不歡喜這類頑笑。好好的看着我，告訴我究竟怎的了。

勃朗施（要脫去） 鬆手啊……

安得烈 說啦……

勃朗施（要脫去） 啊！那麼你倒霉啦……歸根結蒂應該使你知道的……我會走啦……

安得烈 你說什麼？

勃朗施 我會走……和他一路走，到美國去。這就是那翻譯來求我的事情。你現在知道這

專了。讓你知道的還比較好啦。

安得烈（瞧了他一會，什麼話也不說，茫然）我沒有十分聽清楚。

勃朗施 不，你已聽清楚了。

（沉默一會）

安得烈（變了聲音）走……這話是什麼意思？

勃朗施（轉過頭去，努力鎮住自己）這很簡單的……他在巴黎等我。我明天動身……

這事與貞勒完全無關……她求我留着……所以這完全是我自己的主意……這一切

都是你弄成的……

安得烈 你失了理性……你開玩笑……

勃朗施（焦燥，姿勢同前）難道我能夠憑定扯個這樣的謊嗎？

安得烈 啊！你這賤婦，現在一切全明白了。

勃朗施（轉過身來）全明白了？

安得烈 我沒有疑錯……他做過你的情人。

勃朗施（憤慨的樣子，面對面的瞧着他） 安得烈，我以前絕沒有見過這個人。你既已知

道我會屬他。我現在還何必扯謊呢？我明天便會屬他，但以前，以前我絕沒有屬過他。

安得烈 住嘴罷！使我不相信你的那個深刻的「本能」確是有道理的。如果你們兩人裏

面沒有什麼關係，你會像剛才那樣對我說嗎？兩月來，你祇是不絕的扯着謊。你對我甜言

蜜語把我叫做你的病人。病人我啊！好個滑稽的發明，好個掩飾罪惡的手段！

勃朗施 啊！當心等我走了後，等你相信我的時候，你會要懷悔曾經說出這些話呢。

安得烈 而那時你們在一同笑我的純樸啦，不是嗎？因為我覺得雖然我和你這樣鬧，但直

到今天，我心裏還是十分相信你的貞潔的。男子的不可救藥的蠢愚啊！你的貞潔……

勃朗施 啊！我會對你證明這事的。我不願將來後悔。你不是肯定我始終對你忠實的嗎，聽

我說罷。

安得烈 還有什麼鬼話……

勃朗施 憑着我們以前那些愛情的幸福的歲月，憑着我們以前覺得親愛的一切，憑着我所愛過的種種東西的記憶，我對你發誓，我對你發誓，安得烈，我絕沒有做過他的情婦。你
很可相信我，因為如果我做過他的情婦，事情也許更壞呢。

安得烈 你以為還有什麼能夠比你使我痛苦着的事更使我痛苦嗎？

勃朗施 你用着你那些無理的疑惑那樣磨難我，弄到我自己反省起來了。這只怪得你的兇暴，你的嫉妒。這是你自己弄到我有時想起這人，並且想起他愛我。我領會了他那種戀
孽的溫柔所能給我的一切安慰。而以前我抱着憎惡之情去幻想的那迥異的生活，結局
我竟抱着同情心去瞧了。（沉默）現在你相信我了罷？

安得烈 信不信與你何干？

勃朗施 我是對你忠實的。你現在和將來都還占着我的心的最好的一部分。請你相信，我
並不是去找尋一個新的生活，而是逃避一個痛苦的生活。你自己，你以後也會很快的覺
到這樣做比較好呢。

安得烈（突然）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一種失了理性的行爲……

勃朗施 我要解放你。你想我們過去的那兩月罷。

安得烈 兩月！這算什麼呢！

勃朗施 這兩月比其餘一切的時光都重要。

安得烈 想想我們以前的生活，和我們以後還能夠有的生活罷。你會忘記……

勃朗施 我什麼都不會忘記。正因為此，我不能留着。你還年輕。難道你沒有了我就不能使

你的生活完美嗎？

安得烈（舉起兩臂）啊！除去你再造我的生活……（沉默一會，突然走近她）好！對啦！

這是我的過錯……但難道我便不能改變嗎？

勃朗施（走開）住嘴罷！住嘴罷！這話你對我說得太多了。

安得烈 但想想你以後也許會受苦呢。這太無意識了。你說着想着一些完全和你無關的

事情。究竟怎樣的啦？瞧着我罷。這屋子裏的氛圍氣比前不同了。

勃朗施 兩月來就比前不同了，從你回來後……

安得烈 那麼只怪得戰事啦！

勃朗施 難道這樣想便能回復我們的幸福嗎？便能使我們不像兩個陌生的人一樣互相

試探嗎？

安得烈（來回走着）我還聽着你的話！我還和你爭論着！天掉下來了，我還不知道爲的

什麼。但這事不是真的啦。不是我做夢就是你瘋了。今天我們大家都沒有用着同一種語

言在說話。走，這事是無意識的。

勃朗施 最困難的就是要把這事告訴你……現在已經告訴你了……

安得烈 你怎麼能夠變到這樣殘酷？拿這樣的態度對我說……啊！你這賤婦！

勃朗施 安得烈，再說徒然糟塌我們的時間。我的主意已經決定了，這事決不是侮辱着我

便能使我感動的。我焦燥而又苦痛的在等着達到我的目標。請你顧全面子忍住你的怒

氣罷。請留給我一個不會帶着輕蔑的眼光去看的影像罷。

安得烈 但你在說夢話啦！瞧啦，你竟以為我會讓你去做似的在說着。你幻想着以為這事會這樣容易做的嗎？以為我會替你打開大門請你出去嗎？

勃朗施 如果你還把你自己看做人的話，你不會動手動腳的。

安得烈 毫沒有什麼理由可以使我不留住你。

勃朗施 那麼聽便罷！因為無論你怎樣做，我已經決定要走的。

安得烈 啊！就為你自己的原故，我也會知道攔止這事的。

勃朗施（輕視的樣子） 自然啦，你比我強。如果你要留住我，你可以做到。你可把門鎖上，不是嗎？再則你可縛住我的兩手。等你放我時，那已太遲了……我會留着……但如此一來，你沒有想着我們以後的生活嗎？

安得烈 ……我們以後的生活……

勃朗施 怎樣的回憶啊！被用強力留住的，被兇暴……

安得烈 住嘴啊……我愛你，我……

勃朗施 你愛我愛得還不夠使你自己不走上野蠻的一條路。

安得烈（走開） 啊！好，走罷！我愛你的程度至少夠使我自己保持沉默……你要怎樣做便怎樣做好了。請你不必憐憫我！

勃朗施 你這自私自利的人，難道你還有說憐憫的份嗎？爲要使你滿意的緣故，便非什麼也不說的痛苦着不可。你是帶着一個殘酷的需要從那兒回來的啦。

安得烈 我愛你，但我不是殘酷。啊！怎樣的教訓啊……你可對我說這一切都不是真的，你不過單單要試我一下而已。

勃朗施 這全是廢話。明天我便不再在這兒了……

安得烈（突然） 這豈有此理……

（地握着她的兩腕。）

勃朗施 你弄痛我了。

安得烈（強暴） 我會抓住你的！

勃朗施（叫說） 畜生！

（她脫開逃到房裏去了。）

安得烈（瞧着門，隨後流轉眼光環顧四圍，由這件傢具瞧到那件傢具，由這件東西瞧到那件東西，他爲一種正在增長着的憂難所襲） 啊！我幹下了什麼？

（他呆立了一會，隨後跟踏着走去坐在矮櫈上，對着火爐。他拿着小火鉗機械般的轉動着。當有人把裏面那張門開開時，他已這樣過了好一會。麥南父進場。天晚了，這屋子在這一場內自始至終只由那些從窗口透過來的黃昏的微明和餘下的柴火照亮着。）

麥南父 晚安，兒呀。

安得烈（低聲說，小火鉗突然在他的手中停住不動了） 晚安。

麥南父 我早知道這時可以找着你。勃朗施沒有在家嗎？

安得烈 ……不。

麥南父 沒有什麼新聞嗎？

安得烈（焦燥的轉動着小火鉗，已預備要吐出他的心事）啊！一件新聞……

（他躊躇着）

麥南父（用疲倦的語聲說）今晚我非常疲倦。我太老了……

安得烈……不，什麼新聞也沒有……

（沉默一會）

麥南父 有些時候也畢竟免不了會自己反問起來：活到七十五歲究竟有什麼用處呢？晚上出門時，寒氣浸入你的骨髓。

安得烈 來烤烤火……

麥南父 不用不着，因為我一下就要走。我家裏的火在等我……（勃朗施慢慢地把門開

了。麥南父回過頭去）呀！晚安，勃朗施。

勃朗施（羞怯地說）我聽着你來了。

（機械般地走去拿着留在裏面椅子上的一頂帽子，隨後她呆呆地靠着碗櫃立着，瞧着那

兩個男子。)

麥南父 啊！是啦，安得烈，人都戀着自己的家庭。你再過些時便會知道在外面多麼苦惱……
……但，可憐的孩子們，真的，你對於這事你已太早的懂得一點了。

安得烈 是啦。

麥南父 但我們還算得幸福呢，我們這家。你本不一定能夠回來的……

安得烈 是啦。

麥南父 啊！我那時心裏多麼難過，當我一想到我或者看不見戰事的終結，尤其難過的是我或者看不見你回來！謝天謝地，戰事已經完了，你也回來了，而我還活着在。現在我已經放心了。我可以走了。

安得烈 不要說這種話。

麥南父 我在普通人已什麼都不再希望的年齡，痛苦得希望得太利害了，現在再不能等待什麼了。在戰爭期間我們好像一些過於緊張的繩子一樣。現在我們才稍稍喘過氣來；

至少我個人是這樣的。因為你們呢，年紀還輕，自然不同……

安得烈 是啦。

麥南父 你瞧啦，離開你後，我馬上就要回家，因為我覺得只在自己家裏才舒服。但你以為在家裏又有什麼好嗎？直到第二天早上，我什麼人都不會看見……

安得烈 是啦。

麥南父 啊！人從沒有儘量享受他的青春。兩人一同過活，這不是一種慣例，但是一種不斷的陶醉。因為，可憐啊！這事不會繼續很久的。一個被判定早死，另一個被判定獨老。但我太愛你的母親了，我不能有所款怨。我分得的這份是最壞的。但這樣更好啦。

安得烈 瞧啦，爸爸……

麥南父 至於你們呢，你們比較我們懂得享受你們的幸福，因為你們很早就嘗着了孤獨的苦痛……啊，天喲！這次戰爭期間我們過着怎樣的生活喲！你能想到那些留在家裏的人們生活上的苦痛嗎？啊！我不是說我自己。我那時並不比現在更壞，現在我的家庭當我

回去時還是一樣空虛的……但那些少婦們，正在應當幸福的時候……你真不能知道這四年裏面勃朗施所過的生活啊。

安得烈（窘） 知道的……知道的……

麥南父 這決不是在回家的那種快樂中能夠完全回想起那些事情的。實在說來，以後永不會完全回想起那些事情的，你固不用說，勃朗施自己也不會的，雖然她曾經受過那些苦。因為壞的記憶本來消滅得很快啊。最多只有那些和我一樣的老頭子，天夜了，會想起這些事情，他們也許還是不開口的好呢……

安得烈（語聲絞迫） 啊！爲什麼……

麥南父 雖是這樣，把悲慘的過去和快樂的現在比較，也不見得始終是無用的啊。

安得烈（好像對自己說一樣） 悲慘的過去……

麥南父（瞧着他） 我常常是在天晚時跑來這裏。當我進來時，也許是這事打動我罷。這屋子有着這同樣的不確定的光亮。勃朗施恰好坐在你坐着的矮櫈上，像你一樣臉對着火，

並且她也像你現在一樣玩着火鉗。

安得烈（幾乎哀求的神氣）啊！爸爸……

麥南父 可憐的女人啊，她在火旁等着你。她是這樣等了你四年。

安得烈（悲痛極了）但她至少有着希望呀，她！

麥南父 幸福有着希望啦！如果沒有希望時，她怎能活到現在？

安得烈 啊！爸爸，我求你，夠了！

麥南父 請你原諒我，兒呀。我不如把這些省察留在自己心裏還好些。但我對你所說的這些話毫無有什麼用意。現在你們既然再團圓了，請忘去那些不幸的時候罷好啦！我明天來着你們。

安得烈（苦悶欲絕）啊！明天……

麥南父 再見，我的孩子……再見，我親愛的勃朗施。

（他出去了。經過好一會，安得烈和勃朗施不動也不語；安得烈顯着頹喪的樣子，兩眼凝

視着前面；勃朗施顯着恐懼的樣子，靠緊碗櫥立着，胸部爲感動的，情緒鼓脹着，兩眼凝視着安得烈。

勃朗施（低聲，費了很大的力）安得烈……

安得烈（無情，沒有轉過身來）什麼事？

勃朗施（試着鎮住自己）爲什麼……爲什麼你留在黑暗裏面呢？我去燃燈。

安得烈 不，不要光亮。

（勃朗施舉目四顧，瞧着壁爐，瞧着窗戶，瞧着室內的每件傢具。她想向前一步，但搖幌着而攀住碗櫥的角。於是她舉手向前，搖動着，好像摸着觸着遠處的什麼東西一樣。她再瞧着安得烈而戰慄着。）

勃朗施（苦悶欲絕）安得烈，告訴我……

安得烈（沒有轉過身來）現在你也好閉嘴啦。

勃朗施 啊！不要這個樣子對我說……我要知道你以後將怎樣辦。

安得烈 與你何干？

勃朗施 你真無情。這是我應該受的。但我非知道你以後會弄成甚麼樣子，你以後要怎樣生活等等之後不能走的……

安得烈 憑着你的慈悲，我求你免去這些問題。這有什麼用處呢？

勃朗施（離開） 啊！這間屋子，這爐火，這些給我們用慣了的東西……（叫着）啊！安得烈！怎的？

安得烈 難道你會在這兒生活嗎？

勃朗施 難道你會在這兒生活嗎？

安得烈 勃朗施，這事我求你……

勃朗施 你會留在這屋內嗎？你會每天回來兩次把你自己一個人關在這些牆壁裏面嗎？

安得烈 爲什麼你對我說這事？

勃朗施 在那些悠長的冬夜你會要一人過去嗎？

安得烈 住嘴，住嘴。

勃朗施 以後凡是星期天你會要在這些曾經看見我們結合的傢具中度過嗎？

安得烈（把臉藏在手中） 求你慈悲一點罷！

勃朗施（向他走去，兩手合着） 但我，我認識這種境况的。這殘酷極了！

安得烈 勃朗施……勃朗施……

勃朗施（跌在安樂椅上，在他旁邊，在火面前） 啊！你叫我怎麼好走呢？

（幕）（全劇完）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於巴黎。

學 力 圖 說 | 學 力 圖 說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 842
1444

登錄號數... I.0151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再版

(84000)

世界文學名著 一 册
誤

Le Feu Qui reprend Mal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本書沒去售價三分

外埠酌加運費

原著者 J. J. Bernard

譯述者 黎烈文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必究
翻印必究

921113九

(本書校對者何適賢)

87
502312

